



中南文藝界抗美援朝宣傳委員會編

抗美援朝文藝叢刊

鎮壓

石 拓 著

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

8
5

目 錄

一 鎮壓 (獨幕話劇)	(一)
二 復仇的火焰 (獨幕話劇)	(三)

鎮 壓

(獨幕話劇)

時間 一九五一年二月底。

地點 中南區正要實行土地改革的某農村。

人物 張振江——三十一歲，村農會主席。

陳秀蘭——二十四歲，村農會婦女委員。

田保泰——二十四歲，村民兵隊長。

田大娘——四十多歲，保泰娘。

田樹德——四十多歲，惡霸地主，外號人稱笑面虎。

孫維順——三十二歲，兵痞，地主狗腿子。

龐 鈞——二十八歲，國民黨特務。

二 楞——二十四五歲，本村民兵。

王三合——二十六七歲，鄰莊民兵隊長。

羣衆、民兵若干人。

佈景

田保泰家的院落大門前，舞台左側是一堵用石塊和泥巴堆成的矮院牆，其中有兩扇柴門緊閉着，門上貼着一付春聯「喜今朝土地改革，樂他年四季豐收」。台中有一棵大樹，樹前是一個石磨，右邊是一條大路，遠處有田野、山崗、村舍。

清早，天還沒有大亮，遠處有狗吠聲和雞啼聲，天上寒星疏落。開幕時，台上無人，片刻，孫維順偷偷摸摸從左邊上，他站在大樹前，向四周圍探望了一下，聽聽動靜，便一緊兩慢的拍了幾下手掌——這是他們的暗號；不一會從路上又閃上兩個黑影來，一縱一幌的前面走的是笑面虎——田樹德，身著皮襖，外套一件爛布衫提着一個蓑筐和鐵銼，裝作拾糞的樣子；緊跟着田樹德的是龐鈞，行商打扮。

孫

（卑怯的對着田）三爺，龐隊長咱們送到這就分手吧，前面說不定會有崗哨，叫那些楞頭青民兵碰着了，以後就難活動了。

田

（一面點頭，一面從懷裏掏出一封信和一個很沉的小包裹遞給龐鈞）嗯，嗯；龐隊長，我不再送你了，請你把這封信和這交給胡司令。

龐

（會意的點點頭眯着牙笑，接過來信與包裹，把信忙藏在帽子裏）數目不少吧？

田

（乾脆慷慨的）整五百。

龐

（伸出大拇指）你真夠朋友。

田 小意思，不算啥，外邊有什麼風聲動靜一定早一點通知我。
廟 那自然，你放心吧好了！

田 (湊近廟的跟前) 說實話，(又頓了一下，轉對孫維祺) 孫老弟，你給咱放放風，我和廟隊長再談幾句話。(孫走到路口去四處張望，田樹德接着談下去，很秘密的) 說實話，槍我還有好幾根，都在地下埋着，若要時機一近，他奶奶的，我就從地裏把它扒出來。

(用手式比劃着)

廟 (誇獎的) 你真有遠見，這會兒美國一邊打朝鮮，一邊武裝日本，接着就要打東三省；老蔣由南海邊登陸往裏攻，南北夾擊，將來會師中原，這天下又是我們的。

(從牙縫裏又發出一陣低沉的輕狂笑聲)

田 (陪着廟乾笑着) 窮鬼們還想當家作主治天下，去他媽，這是自盤古氏開天闢地以來從沒有過的事，唉，眼下是『虎臥平川被犬欺』，只要稍微有一個機會，我不活剝了他們才怪哩。

廟 (揀着他) 你老兄這樣忠心耿耿擁護蔣總統，我看共產黨的政策再寬大，想叫你變心那是『瞎子吹燈白費力氣』。

田 (冷笑的) 『寬大』，『教育』，『改造』，去他媽的蛋！他們『寬大』老子，老子死也不會『寬大』他們的，想叫我姓田的給窮鬼們低頭，那除非是日頭從西邊出來。

龐 田三爺的這種反共決心，我一定報告給胡司令，將來大事成功，國軍回來了，你老兄不僅是這一鄉之主也就是一縣之主了！

田（得意忘形的）那全靠着龐隊長の推荐和維持了！

龐（笑着）一定幫忙，一定幫忙。

孫（走近田與龐的跟前笑謎謎的）天快亮了，龐隊長該走了吧？

龐（拍了一下田的肩膀）好，老兄，一言爲定，這兒：

田（會意的拍着胸脯）由我負責。（瞅了一下孫維順，拉攏的）不，由我和孫維順老弟兩個人負責。

孫（卑躬尊敬的）全靠三爺和龐隊長提拔。

龐 老孫，要好好幹啊！下次我再來的時候，就給你把委任狀帶來，不過你得先做點實際工作。

孫 龐隊長和三爺請吩咐好了。

龐 只要按照昨日晚上我給你和田三爺的那個本本上寫的辦就行了。

孫（明白的）嗯，嗯。

龐（陰險的）要想法子打入民兵或農會內部去。

孫（乾笑着）這怕有困難，那些加入農會和民兵的十有八九是貧僱農，硬頸子，鐵面無情，我的過去他們一清二白，一時怕混不進去。

田 龐

我問你，這兒的民兵隊長怎麼樣？

你問田保泰嗎？哼，別提了，按說我們還是同宗同姓哩，可是這會見了我連個笑臉都沒有，簡直就像根鐵柱子一樣，搖也搖不動，年前我咬咬牙把我的外甥女許給他作老婆，他不但答應這門親事，還把媒人大罵一頓，這個傢伙一當上民兵隊長是六親不認。

田 龐

老孫和你來往往村子裏那些窮鬼們不曉得吧？

不曉得，我和孫老弟見面可祕密極啦，誰也看不出來。

孫 龐

我去三爺那兒都是鷄叫三遍，民兵查夜後才去的呢，窮鬼們一點蹤影都看不出。有時也得用『苦肉計』遮掩遮掩你跟三爺的關係，不要叫那些窮鬼們起疑。

孫 龐

這點你放心好了，你問問三爺，在鬥爭會上對他老人家，我當着衆人盡是檢那是難聽的話講，把他老人家的短往外揭哩，三爺，你可別計較啊！

田 龐

（臉通紅）沒關係。

田 龐

（一睜東方發白，遠處有鷄叫聲）瞧，天都亮了，我得趕快走了，工作如何作，你們照那個本本上辦，過一些時候我再來，記住最當緊的是破壞土改，破壞倉庫。

田 龐

好，你走吧，瞧我田三爺的好了！路上要小心！那些硬頸子民兵，青年團，連娃娃隊都是頂厲害的。

龐

（滿不在乎的）不用你操心，你瞧我是幹什麼吃的，用不上幾個遮眼法就把他們給

瞞住啦！（說完搖搖幌幌，鬼鬼祟祟由右邊大路上溜著下）

（目送龐鈞下，回轉過身來，低聲對孫維順）老弟，聽說王改隊過了幾天就下鄉，乘他們沒有來之前，咱們得按照胡司令的指示，給他們一個下馬威，把人心攪亂，叫他們來了發動不起窮鬼們，光剩下幾個瞎積極分子也是白搭。

你老人家的意思是讓我再去造謠——

田 孫 嗯，光造謠還不算，咱們這次得給點厲害讓他們看。

田 孫 （莫明其妙的）再厲害點？

（把孫維順拉至石磨前，低聲和陰毒的）老弟，你過來，乘着燈節，這些窮鬼們演戲，扭秧歌慶祝翻身時候，我看這兩天民兵們看守倉庫也不大賣勁了，瞅住機會，把倉庫給他炸——

田 孫 （討實的）那怕不行吧，他們看守得可嚴呢！

（卑鄙手段拉攏）老弟，你試試看嘛，只要大功告成，我就把我的二閨女給你，（引誘地）那小姐長的不錯吧，將來我再分一半田產給你！

田 孫 （色迷，財迷轉向，得意忘形的）三爺，這是真的嗎？

田 孫 （知己上鉤）嘿，老弟，我還能哄你嗎？

田 孫 （笑瞇瞇的）我試試看吧！

田 孫 老弟，你真乾脆，（順手從囊袋裏拿出一包炸藥，又從懷裏掏出一疊反動傳單交給孫）這是一包

炸藥另外這還有一卷廟隊長交給咱們的傳單，你瞅空兒給村子裏貼幾張。（又攔起破布衫從皮襖口袋裏掏出五塊銀元，敲了一下交給孫）這有五塊錢，你先拿下零花吧！

孫 三爺，你先回去吧，讓我去想想辦法。

田 好，我先走一步，晚上到我那兒吃羊肉火鍋。

孫 三爺賞光！

田 （從左面下，走至田保泰的大門口，狠狠的瞅了一下）哼！窮鬼們，我叫你們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。

孫 （撕開一張反動傳單）他媽的，讓我先給田保泰門口貼一張！

（孫維順正欲給田保泰門上貼反動傳單，忽然聽見了田保泰家院子裏有說話聲，吓了一跳，忙將標語往懷裏一揣，匆忙順着牆根溜下）

（這時只聽田大娘在院子內喊着：保泰，保泰快起來吧！）

（少頃，東方大白，麻雀在樹枝上亂叫着，柴門開了，田大娘拿着一把掃帚出來掃門）

娘 （站在門口向院子內喊着）保泰，保泰，快起來吧，天都大亮了。

（保泰抗着一枝槍，一邊扣着衣服鈕扣，一面打着哈欠上）

保 （笑着）娘，你要不叫我，我真的還睡不醒哩，這兩天又是演戲又是鬧秧歌，晚上還要查夜，我真的是有些乏。

娘 別事事兒往前搶，攪的多啦，也就管不好啦，鬧秧歌演戲的事兒讓別人領頭幹去。

保 (仍笑着) 娘，你說的倒好，你不瞧瞧咱村子裏的積極分子大部份都在民兵隊，我們要不帶頭這翻身秧歌就鬧不起。

娘 嘿，有的是人，就是這會田還沒有分，田樹德去年個反霸的時候鬥了一下，也送到縣上了，可是押了沒幾個月，人家照樣是一搖三擺地回來了，『寬大』要沒邊邊，壞人都不辦了，誰還有心思來鬧秧歌。

保 振江哥從縣上回來，說中央人民政府下命令要糾正寬大無邊，只要有真憑實據，對壞人一定嚴辦。

娘 (笑着) 這才像個人民政府的樣子，壞人不辦那成了個啥世道了。

保 娘，我去倉庫看看，早崗換上了沒有，村長和工作員老吳同志都在區上開會，回頭我得找振江哥商量一下，他是農會主席，大夥兒在一起捉摸捉摸開春民兵隊的工作。

娘 你去吧，早飯我給你熱在後鍋裏。(說完低頭掃地)

保 (看着娘) 娘，讓我給你挑一擔水去吧，自當上了幹部，幾乎把家給撿了，整天是鞋底不沾門坎，家裏活只剩你一個人幹。

娘 (笑着) 你去吧，大夥兒選你當幹部，你就好好幹，家裏的活誤點不要緊，衆人的事可千萬不能誤，我累點沒有啥，等你找上對象，娶了媳婦讓她來替換我吧。

保 (臉發紅) 娘，你覺得秀蘭咋樣？

娘

（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）模樣好，又勞動，又積極，村子裏的姑娘數她第一，這會兒與自由，我可不能作你們的主。

保

我們早就談好了，就是我一到晚忙的不沾家裏的門邊，也就沒有顧得跟娘講。

娘

（笑着）無怪乎你們倆整天老在一起，我只當你們光談工作哩，誰知道你們也對上象了。

保

（不好意思的）娘，我給你挑擔水去。（說完從門內跑下）

娘

（望着他的後影只點頭，自言自語）好對象，好對象。

陳 娘

（正在此時，陳秀蘭頭上頂着一塊新白羊肚手巾，從右邊健步而上）
（很大方的）大娘，你起得恁早啊！

陳 娘

（回轉過身來看見站在自己跟前的秀蘭，格外親熱，上下打量，不知說什麼好）早，早，秀蘭，快去屋裏坐吧！

陳 娘

（也很親熱的）不啦，大娘，保泰起來了沒有？我有事兒找他商量。

保 娘

（笑嘻嘻的）他起來了，給我在挑水哩，你等着，我給你喊他；（向內大聲喊）保泰，快來啊，秀蘭找你哩！

陳 保

（擦着臉由門內出，看見秀蘭也不好意思的）秀蘭，你找我幹啥！
有要緊的事兒！

娘

（目不轉睛的瞅着保泰與陳秀蘭）保泰，你水挑好了吧！

保 挑好了，娘。

娘（笑着）那你們談吧！（欲下）

陳 大娘，你別走，咱們在一塊兒略一略。

娘（笑着）你們談吧，我得燒鍋作飯啦！（說完轉身下）

保（睜着她進去，走近陳秀蘭跟前笑着）秀蘭，咱們的事，我今日個早晨給我娘講了，她很高興。

陳（臉有些微紅）先不談個人問題，土改後再說吧，我給你反映個情況。

保（稍微一驚）什麼情況？

陳 孫維順這個人，你們民兵隊得對他注意點！

保（遲疑的）孫維順——去年秋天減租減息中表現很積極，鬥爭田樹德我記得還是他先開的砲呢，這一陣他再三要求參加民兵哩。

陳 千萬可不能准他加入民兵，你們別看他表面上裝得很積極，可是裝了一肚子的壞帳，暗裏和地主田樹德勾勾搭搭。

保 你咋瞭解的？

陳 這兩天咱們只顧了鬧秧歌，演戲，放鬆了對壞人地主的監視。昨天晚上演完戲我去小翠家還衣服，她不是緊挨着田樹德家不遠嗎，已經是深更半夜了，我由小翠家門口剛要出來，就聽見有人敲田樹德家的後門，我站在黑地裏一瞧，不一會門開

了，開門的人打着一個燈籠正是田樹德，叫門的是孫維順，跟孫維順一塊兒進去的還有另外一個人，穿着長袍子，面很生。當時我轉回去問小翠，小翠吱吱唔唔好半天，才說出來，孫維順經常黑更半夜去笑面虎家裏，小翠家一家都知道，小翠她娘不讓小翠告訴別人，就爲這，小翠她娘，怕小翠出來亂講，就叫小翠連婦女識字班也不常去啦。

保 你沒問小翠，那個穿長袍的是誰？

我問啦，她說過去沒有見過，過去就只見孫維順一個人老在民兵查夜後去田樹德家裏。

保 （沉思的）這裏邊有門道，得注意點，（狠狠的）他媽的，笑面虎田樹德去年反霸的時候把他送縣上，政府寬大了他，他回來這會還想耍啥花樣！

陳 這些傢伙是兩手沾滿了人血，豺狼成性了，要改造很困難，羣衆對他們本來就有顧慮，好容易去年反霸的時候，發動大家鬥了他一下，送到縣上，結果在監獄裏不痛不癢住了住，又放回來了，你不看，人家這會回來頭仰得更高了！

保 （氣憤憤的）要想實行土改，我看只有先把大家發動起來，再把田樹德從根鬥倒。可不是，快土改了，對地主咱們得特別提防，給你談的那個情況，夜個晚上，我就想告訴你，可是我回去跟我娘一說，她死活不讓我來，囑咐的我一整夜都沒好睡，今日個早晨天一亮我就爬起來，就來找你，路上空空蕩蕩一個人影都沒

有，就碰見了田樹德提着一個糞筐子在路邊拾糞哩！

保（驚奇的）田樹德起的這麼早拾糞？

陳是嘛，我也覺得很新奇，我就問他起的這麼早幹啥，他說他今年春天起，也訂了生產計劃啦，每天早晨要拾一筐子糞。

保呸！去他媽的，我看這傢伙是黃鼠狼給鷄拜年，沒有安啥好心眼，一定得把他監戒起來，要不連孫維順一塊就抓起來。

陳（阻止的）別那麼冒失，咱們提防點，先跟農會主席商量一下吧，不要打草驚蛇，只要咱們時時刻刻小心，抓住真憑實據，就狠狠整他一下。

保好，秀蘭，咱們一起找振江哥在一塊商量商量吧！他由縣上開了十幾天的會回來，政策裝滿了一肚子，啥事兒他都看得遠，看得到。

陳（指着左邊）你瞧，振江哥不是向這兒來了嗎？

（張振江上）

保（對着張親熱的）振江哥，我正要找你去呢！

陳（開玩笑的）說曹操，曹操就到！

張（笑嘻嘻的）婦女委員也在這兒！有個事正好咱們一塊捉摸捉摸。

保、陳（同聲）啥事？

張元宵節也過了好幾天了，鬧秧歌和演戲的事兒也該停了，搞的日子長了一來會妨

礙生產，再者也容易破壞人鑽空子出事。

保（贊成的）停了也好，方圓這一帶，就是咱這一鄉羣衆發動得差，至今沒有實行土改，鬧秧歌也差把勁，鬧不紅火。

陳主席，工作組臨時來啊？等咱們村上實行了土改，分了田，慶祝土改勝利時咱們熱熱鬧鬧的演戲、扭秧歌吧。

張村長和老吳同志從區上捎來信說，工作組幾天就來，土改快開始了，咱們得加緊準備，格外是咱們村子裏，去年反霸不徹底，地主田樹德的老根沒有拔掉，這會兒特別要防止地主的破壞。

保我找你商量的也正是這事，剛才秀蘭反映了個情況，孫維順明裏裝作進步，暗地却常和田樹德來往。

張（點頭）我早就注意孫維順的行動，這個傢伙是個兵痞，過去田樹德當鄉長時他作過鄉丁，貪財好色，滿肚子的壞水，啥事兒都幹得出。

陳（對着保泰）給你們民兵隊提一意見，有人瞅見你們看守倉庫，警惕性不夠，甚至有人抱着槍坐在倉庫門前打盹。

張倉庫一定要注意，晚上乾脆站上雙崗好了，去年臘月我去縣上開會時縣委特別囑咐，保護倉庫是民兵的第一個大任務，要防止地主的放火和爆炸。

保晚上若站雙崗，加上查夜，白天又放哨，照這會民兵隊人數就輪不過來啦。

陳 輪不過來不要緊，白天放哨，我們發動婦女和兒童隊來替換民兵。

張 動員一下婦女也行。

保 （開玩笑的）婦女們放哨？我不放心，她們經不住地主、特務兩個遮眼法，就被人家迷糊住啦。

陳 （不服的）去你的吧，誰像你們麻痺大意，抱着槍站崗打盹，還有臉說人家。

張 （睜着她笑着）秀蘭真中，工作積極，警惕性高，給咱們反映的一些情況都很確實。

保 （掩飾不住內心的高興）她人緣好，跟村子裏的男女老少，上上下下都拉得來，也就知道的事兒多。

陳 算了吧，別背後損我，當着主席面前捧我。

張 士改完，該吃你們的喜酒了？

保 （指着秀蘭）那你問她吧！

陳 （假裝生氣的）主席連你也不老實啦，那還早哩，不知是牛年馬年的事，快談正經的吧。（張哈哈大笑）

保 聊聊民兵隊的工作。

張 縣委說過民兵隊的工作只有兩句話：鎮壓反革命，保衛土地改革。
（思量了一會）最近村子裏也隱隱忽忽出來了一些謠言。

張

我也聽到了一些，要注意創謠言的根，蔣介石垮掉了，地主沒有靠山，只有和特務勾搭在一起，暗地裏偷偷摸摸的造謠、破壞，來反對咱們窮人翻身，在縣上開會的時候，聽別的鄉彙報，土改前後地主的造謠破壞會更厲害，花樣也就更多。這話在理，吸窮人的血把地主的心都薰黑了，這會他看到窮人挺直腰板站起來，地主不會乾心的。就拿笑面虎田樹德說吧，政府把他寬大了，咱們仔細一捉摸，他回來並沒有學乖，去年減租退押他耍賴，這會又在鬼鬼祟祟活動了，村子裏一出事，一定有他搗鬼。

陳

往後咱們民兵隊保證要把田樹德監視好。

保

你看朝鮮戰爭一打起來，田樹德玩的花樣也就多啦，一會兒耍賴裝死不退押，一會兒又假裝開明參加勞動生產，黃鼠狼給雞拜年，沒有安一份好心眼；咱們要記住縣裏的指示：對地主特務的麻痺大意，就是自個兒搬石頭砸自己的腳。

陳

（惱火的）禽他娘，不如乾脆把他關起來好了。

張

（笑着）你的爆竹子脾氣又犯了，性急吃不上熱蒸饅，同志。

陳

秀蘭的話對，不能急，這會是咱們人民的天下，只要咱們提高警惕，時刻小心，地主、特務在暗地裏再搗鬼，他總歸是有多麼大的道法，也還是跳不出咱們人民的手心。

陳

據我和村子裏的一些大娘大伯們聊出些情況，大夥兒對笑面虎田樹德還是有顧